他

谁

人

我

余

汝

你。

1. 回归宿命

残阳曦橙，映得蓝天火红，层层淡云遮盖部分橙红，却又透露点点火烧。钢铁林立间，这热烈的晚霞被这冰冷的玻璃一次又一次地反射着，在天空投影出千层画面。

R城的日落总是如此。

街上的行人疾速变幻着，银光闪动；红绿交替，人流如江河般改道。在这或大或小的路口四周，蓝黑的高楼耸立着，人类在这自己造出的一幢又一幢庞然巨物前，显得多么渺小。

“追！”阴暗狭隘的胡同里，少有丝丝光线透过如缝般的头顶映入，几个衣着如混混的年轻学生飞驰着，在这黑暗迷宫中瞎窜着。

“妈的，这小智障还还我一拳，鬼知道他觉醒了天赋会怎样，今天必须灭了他！”领头的那个眼神凶狠，咬牙切齿道。

“老大，你就别担心了，他肯定看不见明天的太阳，今天小弟一定把这小垃圾给灭了。再说，连老大您都没拿到天赋，他一个神经病就能？”跟在后面的一个学生说道。

“话不是这么讲的，这玩意可不看你什么，只看你运气。只要他拿到了任何一个天赋，都能灭了我们。”回应如此，他却很受用。

光影斑驳，侵蚀露骨的墙壁长出头发丝般的光线；阳光下落，无处不在的黑暗迅速吞噬着水泥混合着被光影照亮的鲜红墙砖。光团上移，离开了这阴深的胡同，一个人影紧跟着几个人影从这一线之隔的光明冲入黑暗，打破了这微妙又脆弱的平衡，于是整条胡同的渊影开始躁动，沸腾，蔓延着，让这一切沉入这无尽的深渊之中。

他拼命地跑着，身边是石灰破损的墙面，灰白中透露着砖红，随着他左拐又右转，在这深渊迷宫中到处窜着，水泥墙壁渐渐显露，不再露空，但仍积满了难以去除的灰尘。人影窜过，尘埃四溅，从东到南，从南到西，脚步声已逐渐远去，他终于从黑暗中冲进了光明。眼前已是胡同的出口，外面车水马龙，来来往往的人们，却并未注意到着小小的夹缝中藏着一个身影。

他撑着腿穿着粗气，汗水浸湿了他的眼眶，他用袖子抹去这不知是什么的分泌物，心中酸楚不知如何发泄，捂着脸痛哭起来。橙色的夕阳照耀在他身上，温暖着他。疲累涌上心头，他索性躺倒在地上，蜷缩着身子，抬头望向天空。稀疏的白云飘浮在这靛湛之中，是那层层黑蓝橙红里最后一抹。他伸展身躯，打了个哈气，舒适，自在地伸了个懒腰。

伴随着身体的放松，他的双眼渐渐微闭，天色的黯淡便降临了。

翌日。

破败的教室里，腐朽的讲台上，一小块紫色的晶体碎片被小心翼翼地摆放在一个木框里，随着一个一个的学生前触碰，晶片便黯淡一分。一两个同学触碰时发出了光芒，大家便惊叫起来，全部围上去，问是什么天赋。随后便被老师大声呵斥，叫下一个上来。

“余林！到你了！”

全班都转头望向那个脸色苍白的瘦小身影。

他默默上前，站到讲台前，双眼盯着那一小块紫晶，嘴微张，却说不出来。他眼神迷茫着，迟迟伸不出手来触碰紫晶。

“一个神经病能得什么天赋。”台下有人议论道。

“哈哈，你看他都怕了。”又有一个声音轻道。

“他就指望这个翻身了，不怕怎么行。”“要我觉得他也拿不到，浪费时间也没用，还翻身呢。”“别浪费时间了，他不摸就别摸了，直接跳过吧。”……

台下叽喳声翻滚。

“余林，我知道你的状况，你很紧张，但这总是要摸的，你不摸，这仪式就结束不了，大家都在等你。”老师微微蹲下，抬头看向余林的双眼，余林却躲闪着，看着晶片，不语。

“余林，这是成人礼，你不碰，就不算成人，不是别的什么事可以拒绝。碰吧，余林……”

台下依然议论纷纷，他的世界中，却只剩下了这片晶片。那时一个按钮，决定他今后一切命运的按钮，而他此刻身后却没有退路，无法犹豫，他必须去按下。

巨大的裹挟感推动着他，令他动弹不得。

按下……按下……按下……按下……

一切在他耳边缭绕着的声音仿佛都在重复这二字。

他颤抖着手，伸向晶片。

接近……接近……接近……接近……

所有人都看着那指尖和晶片，等待着一个结果。

他伸手的速度不断减慢，仿佛就要停下。

触碰……触碰……触碰……触碰……

刹那间，他手一伸，触及了那紫晶，一股奇异的能量从指尖如泥鳅一般游过全身，如触电一般，他进入了一个纯白的空间，他吓得连连后退了两步。

而紫晶则光芒一闪，随机碎裂。

全班鸦寂无声。

老师开口：“余林，是什么天赋？”

全班都看向他。

他张口，却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。

“回归宿命。”

1. 查无此人

窗外的风怒号着，呜呜地涌入这破旧的陋室中，搜刮着一切可带走的东西。石灰、尘埃，被吹得四散，簌簌地落下来，露出了藏在灰黑表面下的真面目，红黑的泥砖砌着灰色的石砖，空洞中风声逃逸着，回旋着，吹走了余林的心思……

萧瑟的风声盖住了老师的言语，那机械、被抹除了感情的重复的声音变得遥远起来，变得模糊了起来……

余林的耳中已然没有了老师的声音。

他呆呆地望着窗外，等待着仪式的结束。天空没有云，或者说都是云，蒙住了这太阳光，透过这老旧的玻璃，有一点点泛黄。屋内是黑暗的，采光只有三扇窗，亮光强烈地照射进来，于是窗外便是白炽一片。

大风继续哀号着，余林挎着包走在这破败的老街上，房屋残破，空寂无人。几片黄叶被疯狂地卷起，飘零，四处吹散。天空万里无阳，一片白昼。已是下午，亮的有些刺眼。

他快速地走着，脚下从石块路变到了石砖路，破败的房屋很早就已远去，已是重复的枯燥的蓝黑高楼，周围也从空无一人，变到了车水马龙。他快速地走着，冲破人群，眼睛向前搜寻着，被太阳照的燥热的玻璃冰冷地反射着光影，照射在他的脸上，他却没有在意。于是终于，他找到了这一座红铜的建筑，半圆体的建筑，几个大字在太阳照耀下格外闪耀：R城图书馆。

入口是一扇开着的木质大门，里面是一条黑暗的走廊，人流进进出出。

他望着这庞大的建筑，被人群挤着走入黑暗的长廊。

大约走了十几步，适应黑暗的眼睛被光亮刺痛，于是宏伟的内里豁然开朗地展现在面前。

曲旋的书架中塞满了各色的书籍，明明有的都垂直于地面了，却没有一本掉落。一盏如太阳般的灯悬挂在顶部，发出木色的、复古的灯光，照亮了这里的每一个角落。一个虚影漂浮于图书馆的正中央，是一个穿着汉服的老人。随着他手的挥舞摆动，上千本书一涌而出，在这巨大空间中飞舞，千万张纸伴随着它们回旋着，形成了一道黄色的风暴。每一本书，都从某一人的手中飞起，归回书架，或从书架，精准地落到如蚂蚁般人群中的一人手上。

一切宛如神迹。

不知不觉，一道常人大小的老人虚影漂浮在余林身边，开口说道：“你是来查找天赋的吧，天赋名是什么？”

余林回过神，没有说话。老人也没有再问，一本书从天而降，飞到余林手中，是天赋序列表。

“这里面包括除了保密资料以外的所有天赋和其介绍，找找你的吧。”

余林翻开列表，一页一页地查找起来。序列表一共12页，100多个天赋，前四个被隐去了。

合上序列表，余林还是没有作声。老人有点不解。

“是没有吗？”余林点了点头。

“你使用能力试试？”余林疑惑地看着老人。

“能力是觉醒天赋以后领悟或创造的，一般来说，天赋觉醒会附带着一两个能力，如有人的【目视】，会自带能力如【数目视觉】，能一下看出一定数量以下有多少个同一物品。”余林还是沉默着，低着头。

“没有能力吗？那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再好好想一想，感觉一下有没有什么奇异的感受”余林看向老人的眼睛，老人一凝神，瞬间皱起了眉，随即又舒展开了。

“没事，可能是天赋还没完全长成，过几天就好了。到那时你再来吧。”老人笑着对他说，余林却没有动作。

“别担心，这也并非没有先例，老夫见多识广，相信老夫一次，过个几天再来保准好了。”老人还是微笑着对他说道，拍拍他的肩膀。

余林低下头，默不作声地离开了。

老人看着他走入黑暗走廊，又皱起了眉。

“回归宿命……”他不知在看什么，呢喃着……

余林走在这挤满人的街区之中，海量的实体碰撞着，挤动着，摩擦着，推动着人流前进或后退。在这茫茫人海中，他不过是个水分子，决定不了什么，只能任凭这汹涌的江流推着他到处走，迷失方向，不知所措。

他如同一个木头人一般，被人挤着，被迫作出动作。他表情木讷着，机械地躲避着冲撞。脖子、手臂和腿，仿佛只是几根粗壮点的麻绳罢了，连系着身体各部分，作用仅于防止散架。

在这黑灰正装潮流之中，所有人面无表情，明明碰撞起来有感觉，衣冠以内却空荡荡；穿着白衬衫，背着书包的他看似异类，不过滴入这无穷海洋的一滴墨水罢了；于是如同这墨水被稀释为无色般，他也只剩下了躯体，迷失在这没有东南西北的太阳以下，四处皆为一模一样的高楼大厦，不再存在目的地。

他不过一个普通人罢了。

甚至比这还要差。

终于，他被挤出了人群，站在这一所通体白色的建筑面前。一座普通的精神病院罢了，但在这钢铁森林间，却显得尤为突兀。

“你回来啦？昨天你去哪了……”门口的保安看到了他，打了个招呼，他却冷漠地走了过去，走过了保安，才转过身，勉强地用笑容回应了一下，继续冷漠地走入病院。

“真可怜啊……”保安看着他，叹了口气。

“你昨天去哪了，怎么没回来，药都没吃。”在病房前，主治医师拦住了他，递过一瓶药。

“先把药吃了。”余林看都没看，挥手就要打掉医师手中的药物，医师连忙收回了手，被余林一把推开，走入病房，一把把门摔上，反锁。

“诶……”主治医师看着房门，摇了摇头。

房内加上他一共有三位病人，床上的病人看了看他，没有说话。他脱下书包，随手一扔，砸到了坐在椅子上的病人。病人恶狠狠地看着他，他也看着病人，用那冷漠、无情的眼神，令人心生寒意。病人对视一眼，喘着粗气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扑过来，却只是怪叫了几下，手舞足蹈挥舞着双手，把书包重重一扔，咬牙切齿地发出几个字音：“我才不和你这种小孩子争！”随即转过身，这才意识到自己怎么怕了一个小孩，气得闭上眼，更不想看见他了。

余林嘴角勾起，像是要冷笑几声的样子，却又恢复了平静。

床上的病人又看了一眼。

余林衣服鞋子都不脱，直接躺在了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不发声。

门外的医师又开始敲门：“余林，出来吃药！”床上的病人站了起来，狠狠踹了几脚门，令门外的医师吓得连连后退。

躺在床上的余林，却还是面无表情，不知所想。